萬曆疏鈔

萬曆疏鈔卷十四

褒忠類

萬曆疏鈔卷十四

褒忠類

忠臣已褒外親未宥乞推廣明詔大慰忠靈疏

屠叔方 廣東道監察御史 萬曆十二年二月

臣惟君之立國莫大於綱常臣之事君莫先乎忠義國無綱常雖有明備禮樂亦虛文耳名敎奚賴焉臣無忠義雖有奔走勞績抑末節耳緩急奚倚焉故夫接植乎綱常者正以振揚乎忠義也褒恤乎已往者正以激勵乎將來也若革除死事諸臣實 太祖培

養正士巳蒙 皇上卹錄久矣可不及今推廣以慰
忠靈以作士氣乎 臣 竊見 陛下登極首頒恩詔內
開一革除間被罪諸臣忠於所事甘蹈刑戮有死無
二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 成祖文
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若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諸
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
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官查諸臣
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祠歲
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厚加敘錄欽此

下詔者曰四海臣民無不踴躍思奮但褒表忠魂尚
屬未盡蓋忠臣既沐建祠交遊至今遠戍苗裔已蒙
郵錄姻黨猶蔽覆盆恐九重之恩一日未推則諸臣
之目一日未瞑也且　皇上近日嘉納言官聿新紀
法姦貪邪媚黜罰無遺臣工警懼矣而又召用忠賢
培養元氣此秋殺春生之天道也獨於前項諸臣體
悉未至豈所以快忠義而勵將來乎　臣竊伏草茅有
懷莫吐今蒙　聖恩選授御史之職值可言之會矣
敢不及時以獻甞謂事功節義本非二事必有靖難

之功救民水火於上然後不負於君必有革除之節身任綱常於下然後不負於臣則諸臣之有補於世道質之　成祖而有光者也然一時死義之多邁千古未有之盛抑獨何哉惟　太祖培養之也深故諸臣秉持之也正惟平日忠義之念重故一朝死生之際輕古稱商家一代人心風俗臣謂　高皇帝作人之化更過之矣有臣如此則在前代尚宜幽爲表異況當代之臣乎未宥其身尚宜宥其外戚況先錄其裔乎故以大法律之則錄其裔而戍其戚委非中正

之典刑惟以大義卹之而慰忠靈以振士心實爲無
前之曠舉然此非臣之臆說也實 列祖意也 皇
上意也特先後奉揚諸臣六時思慮之未及耳臣敢
究其顛末外親牽連無節詳在軍冊歲歲清勾二百
年來累死全戶千而允矣如江西鄱陽縣忠臣胡閏
一族赤矣內親盡矣尤抄解外甥至都察院分戍盧
龍開平山海三衛今其子孫死絕無嗣載考紀傳如
遺忠錄吾學編野史諸書備見 成祖褒忠至意而
蓄惡外親一例獨爲陳瑛所蔽故史傳志記畧而不

書海內儒生多不及考抑鬱二百年有由然矣　成祖卽位之歲壬午八月得建文諸臣封事干逋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十一月陳瑛請追錄諸臣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悉勿問永樂七年陳瑛又請窮治外親全家抄解都察院見丁不拘多少盡邉衛永遠充軍一丁一衛恣意撥解父子兄弟分割四離練子寧戍邉姻戚數百人黃觀數十人齊大姻黨陽彥甫六發遣發胡閏外甥史遏涌十歲以下肩挑籃筐而去其他牽累未易枚舉矣原發不由刑部評

駁不由大理陳瑛恣憑胸臆煅煉成獄無辜受冤忠良抱憤此不出我 成祖初意明矣永樂九年三月陳瑛有罪下獄身死天道昭明至今烱烱良可畏哉至永樂十一年勅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又諭法司齊黄等遠親未拏者悉宥來告者勿理此非 成祖之至意乎 仁宗即位之歳恩宥内開比先姦惡外親見丁發各衛充軍的止留一箇在二衛洪熙元年復諭羣臣若方孝孺輩皆忠臣詔從寛典此非 仁宗之至意乎逮我 皇上又特仰遵 列祖遺意立

祠表墓錄䕃後人然而外親遺裔猶在戍籍實爲聖
世之缺典也則夫波及軍丁一體赦放誠今日所當
汲汲者臣又伏思詔云生長鄉邑特爲建祠今省城
有祠各府州縣士民未獲快覩況鄉村父老爲忠臣
扼腕近二百年尚不盡知褒表至意則州縣專祠之
設似爲不可缺也又云卹錄墳墓苗裔今奉行已逾
十年卹錄未見一舉徒事虛文鮮布實惠則責實之
典似又不可缺也如果臣言不謬乞敕該部通行直
省着令有司軍衛備查前項外親有在戍者並宥還

鄉不顧回籍者聽如丁絕者倒除戶籍不得永累里長更令諸臣生長鄉邑各建專祠祀於死節之日仍量贈官錫謚用示殊榮以垂不朽其墳墓苗裔倘有存者悉遵詔旨從實奏聞郵錄而又須行勘合立限完銷俾得布我

皇上實意則非惟忠魂義魄慰於百歲之前即天下後世之臣生於其鄉守於其土者覩兹時之盛典感聖代之殊恩憬然皆曰爲臣之當死忠也如此國朝之不負忠臣也如此剛正之氣勃然而生忠義之臣苑然在位其爲國家之利賴豈不

多哉夫重名教而堅臣節在 太祖既已儲養於前
振綱常而勵士心在 陛下誠復培植於後則其道
同而其功同矣臣 何任戰越仰望之至

仰遵明詔查錄遺忠以彰聖政疏

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滕伯論呈據嘉興等府儒學生員胡明臣等各結境內革除間被罪諸臣事實內開程本立桐鄉人原任僉都御史後改江西副使聞師渡江遂閉戶自縊死戴德彝奉化人任在拾遺與黃齊計畫兵事後竟不屈而死陳性善山陰人任副都御史監軍壬午三月戰于靈璧敗績被執縱之歸朝衣躍入河死方孝孺寧海人文學博士日與謀議

聞師渡江畫策堅守後不屈繫獄語憤激不遜遂磔於市親族悉坐死盧原質寧海人任太常少卿在官多所建白後不屈坐死盧迥仙居人任戶部侍郎忠義自持被縛長謳就死鄭恕仙居人任蕭縣知縣支將王聰破蕭恕死籍其家三女亦死王叔英黃巖人任翰林修撰師至淮遣之募兵至廣德知事不可為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自縊玄妙觀銀杏樹死後治奸黨妻金氏繫獄死二女赴井死鄭華臨海人初授行人後謫東平州吏目師至州幸吏民死守請援不至

五日不食死龔泰義烏人任都給事中聞師渡江遂與妻子永訣後赴難兵校執送金川門自投城下死卓敬瑞安人任戶部侍郎叅與密謀後抗節不屈死劉璟青田人任谷府長史先叅李景隆軍事不聽馳還京獻十六策亦不用後逮至下獄辮髮自縊死各等因到縣各備申到府復行據各該里老沈繼科王達等覆結相同具由各結呈到道據此爲照方孝孺等六十五人各當革除之際或以慷慨殺身或以從容就義官之崇卑雖異而死於刑戮則同茲遇 皇

上覃恩仰體　聖祖之意欲表忠魂於地下以激臣
節於將來誠　聖政也訪得諸臣本鄉多無祠宇間
有出自私建者亦皆卑隘弗堪呈乞再加查覈果無
遺論題請總建一祠於會省將方孝孺等置立牌位
崇祠於內歲時以禮致祭與寧海人鄭公智林嘉猷
皆死於黨妻死於夫女死於父者俱於風教有關亦
得附入并祀於傍其墳墓苗裔查有存者另行題請
䘏錄則忠義不致淪沒而人心無不鼓舞矣等因蒙
批伏覩　恩詔　聖明浩蕩之恩同符昊天提學道

查覈諸臣靖獻之心有如皦日然尊主傳信而中多
闕疑恩兼恤後而議重褒往未悉有無未盡布政司
會同按察司再查報奪隨該本司右布政江一麟會
同按察司署印副使王續之査議明白呈具到 臣該
臣會同巡撫都御史方弘靜議得自古聖帝明王代
天撫世莫不以表揚忠節為第一義我 太祖高皇
帝渡江之初首郵元臣福壽建祠雞籠山至今享祀
我 成祖文皇帝靖難之後因羣臣請追錄周是修
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蓋湛恩加於一人而萬世之

人紀以立盛德垂於一語而一時之臣節以明此我
祖宗維持世教之微權實爲培養國脉之要道也我
皇上嗣承大統渙頒　明詔軫念革除諸臣爲
高皇帝備養之遺義深推　文皇帝當時效用之美
意特舉曠典普施殊恩開讀之日四海臣民莫不欣
躍以爲　皇上德意既弘敷四海而霈澤又添及諸
臣自非善體　聖祖之心何以善述　聖祖之事如
此莫不咨嗟以爲彼諸臣者節當時固以埋名身
後矣詎謂枯朽之物得霑霈渥之澤自非際遇　聖

明何以蒙彼昭蘇如此臣等濫職奉行倍增感激切
聞昔人論革除諸臣未嘗撓誤事權而能以自効所
謂無所爲之忠者上也此　文皇帝聖諭所謂自盡
其心者也雖嘗參與國事而能以其身殉不可奪之
節亦上也此　文皇帝聖諭所謂若在朕猶當用之
者也今考浙江諸臣如王叔英程本立盧原質龔泰
盧迥皆處散地服庶僚而皭然不易其志如方孝孺
陳性善戴德彝卓敬劉璟鄭恕鄭華雖持國論處兵
間而挺然竟完其節誤蹈刑戮旣覩明詔相符列之

祠享亦於明祀允協鄭公智林嘉猷或以黨坐或以
事誅戮既同祀亦無忝王叔英之妻女鄭恕之二女
或爲死夫或爲死父義烈殊偉祔祭似亦相應其他
諸臣姓名事跡雖闕傳紀之中而非有灼然事憑臣
等督令有司官員於會城中擇一善地建造一祠將
前十三臣分別秩紀以彰　聖明洪恩仍將鄭公智
林嘉猷列祀其次以表諸臣同節其王叔英之妻女
與鄭氏之二女義烈既未忍故遺男女又未混列合
無另行該縣附於二臣之中悉令一體與祀至於諸

臣苗裔墳墓或容 臣等覆覈再議卹錄或令 臣等查
明與徐𡌴等量行優處所貴諸臣一念之遺忠表揚
不泯而歲時肸蠁得以聚精神於一堂國家二百年
之曠典其修舉有光而 聖政彰明益以激勸於萬
世矣

懇恩收錄忠臣後裔併召復言官以肅臣節疏

張岳 都察院左都御史 萬曆十三年三月

臣近見天道亢陽數月不雨屢奉明旨修省齋戒至

下罪己之詔百官萬姓莫不號呼感戴願 聖天子

萬年爲蒼靈造福 臣竊聞匹婦含冤三年大旱 臣反覆

思維求所以回天怒而不可得又伏覩大明會典一

款都察院職掌內開左右都御史副僉都御史職專糾

劾有司辨明冤枉提督十三道及不公不法等事 臣

以爲天災流行皆 臣 等職業廢弛至使百司不理冤

枉不明而欺公玩法者得以朦朧僥倖真足以上干
天和而特舉大司僚大寃枉大不公不法者爲　皇
上陳之臣向進伏草莽竊覩　聖明御極以來人臣
之不忠者莫大於張居正而能首發居正之姦惡者
莫辨於御史劉臺彼時內外黨謀卒陷劉臺至死既
殺其身復破其家故居正之惡貫乎古今而劉臺忠
憤激烈之氣充盈於宇宙卽李植江東之等心服劉
臺之忠而海內父老及三尺童子孰不白其心而含
其寃今其彈章尚存司禮監記錄於各科　皇上試

取而一覽之其忠心可鑒也然劉臺之所以致死者張居正殺之所以殺臺者僉曰尚書張學顏誘之也臣往歲蒙恩召用行抵揚州偶逢御史孫繼先於途時云學顏巡撫遼東不睦於劉臺及臺疏論居正學顏疑其刺已也臺乃大言以對豺狼當道安問狐狸以致學顏憾恨誣揭其罪而甘心焉臣初未之信也及臣奉命巡撫贛州劉臺原籍吉安係臣撫屬之地伊父劉震龍年已八旬矣涕泣見臣臣備問前事有無震龍復泣曰此事貽老身家門禍也臺兒雖死尚

幸天日再明欲希恩澤而復有此等言語是甚不詳臺見巡按遼東與張巡撫不相得而豺狼等語及揭害之事老身實無所聞今看劉臺遺囑尚在乞煩轉達當道臣乃喟然興嘆曰冤哉人言不足信也即遺書所囑藁達之學顏泊之本心一為學顏解讐一為劉臺希澤也豈期學顏無執遺囑喜不自勝以為洗冤張本而恤孤憐死之情愁然不加欣戚於心不惟有負劉臺而抑且負臣矣及臣奉命行取到京接見忠信之士皆云張居正未死時嘗將張學顏陰害劉

臺揭帖常於朝房內遍示諸大僚劉震龍懼禍翻刻遺囑耳臣又謂然興嘆曰甚哉人心之不可測也學顏之揭劉臺其事有無臣不敢遽信但由前觀之旣以同舟共濟而未聞扶植其顛危由後觀之旣以生死交情而不聞哀矜其孤寡臣目擊而心疑誠有所不解矣然劉臺之死固可惜而學顏之才不可棄言官以劉臺之故而論學顏 皇上以學顏之故而斥孫繼先繼而斥逐者始則有曾乾亨矣繼則有馮景隆矣繼則有黃道瞻矣又繼則出原之魁矣言官之

斥逐愈多則劉臺之寃枉愈結劉臺之寃枉愈結則
張學顏之情罪愈深浮議鑠於外慚忿激於中憂讒
畏譏之心勝而報君憂國之志荒矣宜其跼蹐不安
屢疏求乞也臣以為欲安學顏之心必先消忠憤之
氣欲消忠憤之氣必先收錄死事之子孫而召復言
官之原職昔漢臣有霍光者謀為不法徐福請抑之
及霍氏既敗不錄其功人有為福上書以為曲突徙
薪無恩澤而焦頭爛額為上客今居正之惡浮於霍
光李植等旣受陞賞固焦爛之上客而劉臺父子孤

苦參行特曲突徙薪之流耳其事在漢史 皇上試
令日講諸臣一一誦之則可以錄劉臺之功矣昔鄭臣
有良霄者無辜受戮致爲厲鬼子產作相爰立其子
曰鬼有所歸乃不爲厲劉臺不惟無罪就死且殺戮
忠良寃莫大焉忠臣義士所以憤懣不平皆積爲天
地間厲氣也其事在左史 皇上試令日講諸臣一
誦之則可以洩劉臺之寃矣昔臣事 世宗皇帝有
忠臣楊繼盛沈鍊皆送子入監讀書彼固得罪 皇
祖尚且見原而況得罪權姦反致泯没九泉之下其

感傷和氣爲災沴有由然矣又近例刑部侍郎洪朝選之子洪兢亦以父冤不自褫奪其職荷蒙　皇上俯從言官之請始雖報罷而尋復錄之伏乞特勑吏部查照前例收錄劉臺嫡子劉孟銑准令送監讀書及言官孫繼先曾乾亨黃道瞻馮景隆原一魁等凡爲學顏得罪謫降者除陞任方面如原一魁照常叙用外其餘改授下僚者懇祈　聖恩復其原職況人才難得養之十年而不足棄之一旦而有餘時方行取知縣推官以需言路而盡忠竭職如繼先等反淹

屈於府縣之卑官則後來任言責者孰肯効忠於
皇上縱有大姦大惡且將鈐口結舌緘默以取容矣
臣雖不肖忝與大臣之末豈忍比附言官竊思言官
竭其忠而後大臣安其位以行其道二者交相砥礪
聖主可坐致海宇言官豈必與大臣為敵大臣豈必
與言官為讐哉臣具疏上請一出誠心將明職掌以
回天意願 皇上臨御之時特召大小臣工俯垂面
鞫倘一字欺罔臣請先受斧鉞之誅以為人臣不忠
之戒如或鑒察臣愚速賜採錄施行亦萬世激勸忠

臣之大典也

忠功遺褒庸鄙冐寵乞酬勲斥倖以快公論疏

朱鳳翔　江西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三年二月

臣竊惟天下不患無英雄豪傑而患無以鼓舞之人
君不患無爵祿名譽而患無以善用之我國家功令
凡首功一級以上增秩賜金有差間有平一賊復一
城者即賞以延世爵以通侯所以待勞臣者殊不薄
矣第觀長安中其衣麟橫玉振珮珥貂者豈皆元勲
之裔其垂黃金占赤籍唱騶前驅緹騎後擁赫然稱
天子爪牙之臣者又豈皆先世搴旗斬將與借前箸

而佐末議者耶輸蓋之族或以奔競得鍾鼎之家或以賂遺得至矢心報主保大定傾功成再造者上之不得預茅土之封下之不得補黑衣之數此其為人心之憤鬱清朝之闕遺非淺鮮也臣素概於中義不容隱敬舉忠勲最著者二臣為　皇上陳之而因及一二庸鄙者惟　聖主垂聽焉正統時也先入寇英廟北狩此乾坤何等時也先臣太傅于謙以兵部侍郎出而定大冊使國家之金甌永永無缺其功不超越千古耶他如定葉宗留於浙江定葉茂七於福

建定黃蕭養於廣東皆其細故勿論時當紫荆失守徐珵創議南遷二三大臣亦且依違其間矣向微于謙力爲主持則事機一失萬事瓦解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獨不見宋南渡以後日損月削雖以張韓劉岳之雄才偉畧棋布星列卒不能復中原咫尺之故物者何也其根本之地摇也是于謙之正色立朝賢於張韓劉岳遠甚故于今睹鍾簴之如故廟貌之常新陵寢之奠如泰山臣民之安如覆盂而于謙之功不可泯也嘉靖時姦民外比島夷內訌東南蓋岌岌也

先臣少保胡宗憲以監察御史出而定亂使數省生靈獲免塗炭其功亦豈尋常也他如平袁三於江西平山寇於福建平張連於兩廣皆其餘事勿論時當王直桀驁諸酋各擁萬騎分道抄掠督撫總兵俱以僨事論決朝廷懸萬金伯爵之賞向微宗憲悉力蕩平則隄防不固勢且滔天其究莫知所底止者獨不見宋人西夏失守如折右臂縱以韓范之威名先後經畧卒不能制元昊父子之猾額者何也其狐兎之窟成也是宗憲之用奇設間似不在韓范下故於今

黃童野叟謂國家財賦仰給東南而東南之安堵無恙七省之轉輸不絕九重之南顧無虞者則宗憲之功不可誣也臣伏睹我朝以文臣封拜者開國佐命有誠意伯劉基中興定難有新建伯王守仁此二臣者勛在旂常盟在金券宣猷報功眞兩無負哉于謙受命於輦轂震驚之際定計於謀夫孔多之時忠則純至識則遠大力則宏鉅守則鎮定方之誠意新建恐難伯仲至其囊無長物口不言功即聖賢處此又何以加也胡宗憲雖視于謙少遜然以駕馭風霆之

才吞吐蒼溟之氣攬英雄廣間諜訓技擊習水戰諸凡備禦罔不周至故能鏟數十年盤結之倭拯六七省焚刼之難歷陣大戰以十百計捕獲俘斬以千百萬計此其成功豈易易者若乃高倨慢罵揮擲千金以羅一世之傑俊折節貴人調和中外以期滅虜而朝食此正良工茹荼心知其苦口不能言者而竟以此詿吏議吁亦可悲矣蓋嘗合二臣而評隲之于謙之功功在宗社宗憲之功功在東南于謙之品白璧無瑕於本朝爲人物第一於古可稱社稷臣宗憲之

品瑕瑜不掩然視之猥瑣齷齪以金繒爲上策以一切苟且冀幸旦夕如視蔭而偷日途遠而逆施者相去徑庭臨難而思禦侮之臣安得起若人於九原而底定之也臣浙人也二臣一生於臣里一宦於臣鄉父老之所傳聞耳目之所睹記最爲親切然此非臣一人之私言也　皇上試訊大小臣工有不以二臣之忠功爲當錄其後者乎然又非臣下之私議也憲宗純皇帝嘗念于謙曰先帝已知其枉朕心實憐其忠　孝宗敬皇帝特贈太傅謚肅愍迫我　皇上

曾允撫臣議改謚忠肅近又因太常之請下部議祠

是于謙之精忠列祖知之　皇上知之矣　世宗肅

皇帝嘗曰朕若罪胡宗憲後日誰肯與國家任事

穆宗莊皇帝復其原官賜祭追我　皇上又全與祭

塟是胡宗憲之勳勞　皇祖皇考知之　皇上知之

矣今于謙不絕之一綫僅授外衛千戶墳墓蕪穢縉

紳學士過其下者輙吁唏不能禁宗憲遭酷吏殘破

之後廬舍丘墟子孫孱弱吳越士民談及於此每扼

腕而不平此寧至結任事者憤惋之氣亦豈所以昭

列聖與 皇上無外之仁耶夫忠勲無後則爲善者惧名器不慎即日拜卿相而人不知勸二臣不難舍六尺以殉國家之難卒也鳥盡弓藏令其子若孫夷於卑賤而倚氷山恃金穴者盡隷名世籍恩寵未敢望何二臣之所不易得者而顧得之此輩也其於政體亦太不平矣 臣不暇多摘如原任尚書凌雲翼之廕錦衣世得非以其總督兩廣時有羅旁之功乎夫雲翼一生貪謟不啻任林至於羅旁之所襲殺大都皆耕樵也禍莫大於殺降雲翼乃殺良民以報功即

免人謫難免天譴臣久見中外士人語及雲翼莫不切齒唾罵乃當事者利其萬金之饋復因其所上爲功謬膺運籌之賞遂得始終覆護其君公論何今聞其子玄超又挾重貲潛住都外謀覘衛篆矣此而不一議裁無論羅旁數萬寃魂飲恨未已而眞有折冲千里之功者將何以待之又如故主事史際之應錦衣也得非以其助餉募兵之勞乎夫際富甲海內所不乏者金錢縱其損貲以佐公家之急似亦可獎然以罷閑郎署俄而晉符卿俄而晉冏伯朝廷待之亦

既渥矣乃復冒世襲此可著爲令乎賈人豎子何難冒上功之賞耶礪之盟固可以貲取耶今其子繼書恣肆入都投揭長安多所嚙齕即辭朝見朝臣入出入常禮而猶弁髦之其知有與援不知有 君父也明甚術今其虎寵如故是魑魅魍魎可晝啼於九衢而鳥裸之輩反觴保障勞臣之上矣宋臣蘇軾嘗云人有所不言而同然者今舉子謙及胡宗憲與麥雲翼史際同年而語寧止旁觀者掩口即雲翼之子玄超史際之子繼書有不汗出沾背惶愧欲死者乎乃

榮倖相反隆殺倒置甚非所以鼓豪士而塞倖門也目今海內多故礪世磨鈍豈宜如此伏望　皇上勑下兵部從公商議務協輿情務合國典如果臣言不謬將于謙忠功重加褒叙即未能從劉基王守仁事例或改其所授外衛為錦衣衛將胡宗憲功次仍加優叙補以諡廕如凌雲翼史際俱行議革以杜冒濫庶累朝之曠典以修四方之公論以協凡在見聞靡不舉手加額謂國家無不酬之功爵祿無倖致之理此亦激勵人心之一機也

請修聖朝遺事并乞諭仗節諸臣以崇盛典疏

黄起龍南京吏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

臣惟天地間有不易之事理存忌諱則過于拘攣有不泯之忠魂失華袞則無所表異洪惟我 國家二百餘年 二祖開基 列聖纘緒經綸明備典則周詳固已卓越前代昭示方來臣下何能贊一辭顧其間有相沿而未嘗補正與經 褒祀而未及 錫諭者尚屬闕典臣備員言責昧死冒陳伏惟 聖慈垂鑒蓋自 高皇帝櫛風沐雨之天下付而授之建

文五年正朔統順系明當時靖難功成且備天子禮葬　遣官致祭輟　朝三日在　成祖誠不忍廢殄其祀而廟食則有待未舉相沿至今藐無成說生王銀潢玉牒之盟死入斷蓬飛草之怨若敖含餒良足深悲昔漢祚論入異姓光武尚不忍絕其祝況一姓相承山河無改獨不可以漢之存厚道者祀建文乎國有正史所以紀當時實事不可亂也今以建文五年混入　太祖之内孫蒙祖號名義未安顛倒錯亂安稱傳信已經給事中楊天民御史牛應元各　題

改正部覆得　旨錄其事蹟書其年號顧至今正史未成徒虛歲月金匱石室之秘既未必有五年行事之存闕台麟閣之英將何所據爲編摩補綴之助遊波不返遺珠難尋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臣以爲宜乘民間之稗史訪世家之錄衰但有紀載革除事蹟者兼收並畜刪訂潤補成五年統紀庶于　明旨不負昔　太祖驅除胡運亦　命儒臣修元史借靖難后諸臣拘于忌諱未有慨然直任史事致遺蹟散落且謂誅黨可以禁奸至追戮逮治不遺餘法殊非　聖

明寬假初衷及至　陛下登極初年崇慶覃恩下褒
祝死事之　詔曰仰遵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
臣節大哉王言直言體　成祖之心上慰　太祖在
天之靈所培植人心國脈者詎非淺鮮顧今諸臣請
謚紛紛曾未有談及建文死節者豈未睹　陛下昔
日褒忠之意乎夫周道興而夷齊諫武王不以其故
貶聖諸臣固　高皇帝作養厚恩精忠壯氣仰貫天
日獨不可徼錫謚之典乎發義烈幽貞樹生人風教
在　祖宗有所未及舉者留以待　陛下今日也臣

生逢　盛世涵濡至治竊欲賛　陛下繼述之善集
一代未備之禮旣體　聖祖之意以祀徇國之臣亦
當體　聖祖之意以祀遜國之主卽補廟難處然留
京魂魄所依或祔食　高皇帝之側則洋洋宗祐一
脉同堂至于建文遺事年號亦須遵　旨速補其死
節諸臣并命官詳考事蹟仰憑宸斷錫謚若東湖樵
夫之類姓名不傳者不必上陳　睿覽臣膚見若此
伏惟　陛下俯鑒愚衷　勅下禮部叅酌覆議如果
所言畧有可採乞　賜行欽者以備彜者以宣天下

臣民皆仰頌大聖人制作超出尋常萬萬斯豈非熙

朝一盛事哉

昭代彝敎萬古風猷乞沛曠仁以盡達孝以作

忠貞疏

彭惟成 刑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七年十月

臣聞達孝者必繼志述事以體前聖非富天下之心作忠者必徵往勸來以顯人臣能致其身之義蓋應天順人治統有定而彰敎維風明德無窮我 高皇帝立元史而不絕勝國之書天下之至仁也褒余闕而不與危素之倂天下之大義也當靖難師行建文揖遜一時諸臣當事者有方黃齊練鐵景盛耿輩若

而人在官者有張陳侯暴鄒周顏魏董若而人不可殫述講堂官舍貞臣駢首深山野水烈士甘心至於樵夫冶匠不難徉狂捐赴此曹雖皆自比頑民然使倉皇有事之際一槩掉臂全軀豈成名教豈成宇宙從來興儀皆謂遜國之君以仁卒之不當全蒙斥黜殉國之臣以義與之似得顯示褒崇此亦人心之天理民彝愈久不磨 聖朝之敦典庸禮有待而行者也 臣本年五月二十八日有 國朝才賢特盛一疏中有請乞云平時危言潔行方優游於雍熙之臨難抗

節死忠遂激烈於鼎鑊屬刎既殲而心不動嗣雅滅而守不移義吾學編所錄諸賢今日 聖明在宥宜兼收並采以勵世維風 臣意正在此 臣嘗私與僚友談之皆泫然欲涕中心濾結情不容已矣昨閱抵報見南京吏科給事中黃起龍有請修 聖朝遺事并乞錫諡使節諸臣以崇 盛典以勵世風 臣迺躍然而起曰洵哉天下之大義不容終淹而人心之積望不容竟抑也起龍疏稱 廟食應祔 正史應編死事應錄名諡應定郎補 廟難處 留京魂魄所依或

祔食　高皇帝之側此皆鑿鑿至理所當亟修亟舉然此非特臣二人之念之矢也臣竊惟　寬大之德意　列聖皆有顯忠敷奏之悃誠　屢朝皆有請牘臣查得　成祖文皇帝即位之歲八月得建文時羣臣封事命解縉等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留覽其詞涉干犯者悉焚不問四年十二月有請治建文諸死事臣者　成祖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耳勿問又曰諸臣盡忠於　太祖故盡忠於建文耳十一年正月敕法司解建文諸臣禁令十四年諭法司齊黃等遠

親來擧者悉宥來告者勿理二十一年勅諭尚書呂震盡赦諸死事家又學士錢習禮爲練子寧姻壻家持之習禮惶恐惕栗爲請白　成祖欣然曰使練子寧等在朕固當用之況其親乎則　成祖非富天下不罪諸臣之心固已昭然若其當然葬祭備禮等事皆協諸人心而安者矣　仁宗即位之歲即勅諭禮部盡釋諸臣遠繫家屬其譔長陵碑書建文皆致其厚又諭羣臣曰方孝孺輩皆忠臣　詔從寬典　睿宗復辟之年釋建庶人繫令自便至於歷代臣庶以

此爲請則侍郎楊守陳有史不可滅之議台人繆恭有紀絕屬之議金谿吳世忠有請表祠方黄周練等之議給事中楊儀有請表揚建文諸忠臣事之議雖未盡舉行然皆存天壤間公案則知列聖仁慈同符成祖屢朝陳議如出一心皇上登極一詔曰仰遵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且行十世之宥洋洋聖謨推類舉行盡善盡美端在今日萬物荷並生之恩一夫切失所之痌况此事何事也合無將建文廟編年及諸臣錄忠易名事體勅下

閣部諸臣會議彙輯詳定舉行蓋追遠存亡所以道民於厚而歸事仗節死義之士與平居奉公體 國之臣原相為有無表章於此則激勸於彼矣抑臣於此不能不深有慨焉古今顯懿其名載於史冊者萬世不朽然有不幸而泯滅者遜國之流風既邈諸臣之壯烈自賈師弟友朋相呼就義妻妾子女誓死忘生人數之多忠藎之純出於天資非關居位貴賤受恩深淺亦何覬有身後名此自五帝三王以來殆所僅見乃由 高皇帝右文養士所儲亦豈非褒余胗

危大意有以標準而風勵之乎臣前疏嘗及大學士
解縉以定　儲後效論未取其節耳惟是此舉關係
世道人心不小故敢發抒前悃縷悉敷陳當今　聖
明御極正禮樂積德百年而後興之日也則　達孝
作忠禮樂孰有大於此者君子之事君也務引其君
以當道志於仁而已則　達孝作忠仁孰有急於此
者臣　邑先御史曾鳳韶有言生居廬陵忠節之鄉　臣
誼不敢愧受之緇衣同好弼亮　聖明完此忠孝大
典臣敢以一言贊其成曰事貴能任而已惟望　聖

明渙汗 俞旨豈無有如韓魏公其人爲古人所未嘗爲者乎 臣雖執鞭所忻慕焉

萬曆疏鈔卷十五

援直類

萬曆疏鈔卷十五

援直類

懇乞聖明俯矜狂愚小臣以廣皇仁疏

朱鴻謨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五年十一月

臣近接邸報內開翰林院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進士鄒元標各一本大要陳乞輔臣奔喪守制以明大義以植綱常事等因伏蒙聖明遣戍爲民遇赦不宥臣愚聞之不勝惶懼違在千里未得全疏想其情詞或多狂悖必有

大傷　聖心觸犯天怒者且不能仰體　聖明爲
社稷爲蒼生之意諒輔臣迫于　君父不得自遂之
情愚昧之罪焉可逃也語云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
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非常者
固常人之所異也五臣之罪惟在執常人之見耳若
謂擠排輔臣圖便已私不惟諸臣所不忍爲　聖明
在上憲典具存此何時也而敢萌此念哉臣謂諸臣
之罪雖不可逭而其情尚可矜也恭惟　皇上臨
御以來至仁天覆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諸

臣蒙被恩寵咸通仕籍或列侍從或厠郎署或叨黃甲犬馬報主之心方有待於異日乃以一眚之玷自棄明時遣戍者未卜生還之期削籍者永絕國門之望後雖欲致身圖報其道無繇且孤臣去國萬里投荒風霜之所剝蝕憂苦之所銷鑠萬一不幸溘先朝露便爲上傷 陛下好生之仁下沮忠臣敢言之氣非所以勸羣工示來世也且諸臣以輔臣之故而罹嚴譴想輔臣當是之時亦必有甚不安於心者 陛下以社稷懇留輔臣而務使輔臣不安於心 陛下

縱不為諸臣惜獨不為輔臣惜乎臣謂君之於臣猶父母之於子也人子之有過為之父母者未嘗不訶詈而鞭笞之方其鞭笞之時戚然其不忍於心也既鞭笞之後煦然其不衰於愛也慈父不棄有過之子孰謂仁君終棄有過之臣哉五臣已蒙刑責足昭國法既經懲創悔悟必深伏乞　聖明惻念狂愚收回成命遣戍者重加降罰為民者降調外職俾得改過自新庶有罪之臣亦　聖明之所不忍終絕而皇仁益廣太平之世無一夫向隅之泣而聖治益光諸臣

亦將困而後作蹶而知奮以使過之仁而益勵矣其於聖治豈曰小補之哉恭奉嚴旨不許救援臣雖馬牛亦畏鞭策臣雖螻蟻亦戀微生况臣親老家貧又無兄弟子姪臣雖木石豈不顧念第念臣身有言責義雖自全終不忍以畏死之故上負明主而辱言官臣死之後庶幾天下後世有諒臣不得已之心者倘蒙聖明特寬斧鉞俯賜採納臣與吳中行等恭死之年皆陛下更生之賜也殺身報德萬無所恨臣愚不勝隕越祈望之至

懇乞天恩矜宥言事諸臣以全臣節疏

郭惟賢 南京河南道御史

萬曆十年九月

臣惟士君子之正氣國家之元氣係焉正氣伸則元氣固元氣固則國脈昌其機每相乘者自昔直言敢諫之士何代無之然英君誼辟未有不優容之愛惜之養和平之福而扶正直之氣凡以為培植元氣計耳臣竊見往者翰林院編脩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郎艾穆主事沈思孝刑部辦事進士鄒元標各以建言伏蒙天恩廷杖遣戍為民遇例不宥諸臣

不體 皇上所以留元輔安社稷之心而區區欲持綱常之說勝之其狂戇之罪固不可逭然其奮焉不顧而必欲効款款之愚者彼豈不知承順之恭而與人異性哉誠各持其見各執其是而其心非有他也皇上之罪之也亦豈終擯絕之哉欲其動心欲其忍性而玉之於成也今其罪廢也已六年於茲矣遠戍者堅志於瘴鄉削籍者杜跡於衡門悔悟創艾之日久而慕君愛國之思深耿耿孤忠神明鑒之行道之人惻之 皇上聞而見之未有不愀然動也 皇上

者天地父母也諸臣者子也得罪於父母父母怒之

宜矣迺其後能恭順靜思引咎自悔爲父母者寧獨

無介於懷乎方今恭逢　聖嗣誕生普天同慶卽昆

蟲草木熙熙然如登春臺之上而諸臣久在罪斥之

列萬一有其身先朝露如宋劉安世故事其妨

皇上愛惜人才之心必有過後時之悔四方傳之

史册書之豈不爲盛朝之累哉伏乞勑下該部覆議

如果諸臣情有可矜所言不謬望叅賜特恩寬宥將

吳中行等復其冠帶艾穆等放回故里則以全蹇諤

之節至明也以擴好生之澤至仁也天下仰聖德之高明廣大眞與天地而同流垂萬世而有光者顧不休哉查於數年節經奉事得罪如傳應禎朱鴻謨余懋學等諸臣其言不無過激其志均有可原者亦乞聖慈槩覃洪恩盡行矜宥庶蕩蕩堯天無不蒙施之物而士君子之正氣賴是以發舒國家之元氣培之永固矣若復憐其愚忠將先後諸臣一體破例叙用使蹶蹷之馬猶趨馳於前途而圖報於來日者此尤出於皇上使過之仁再造之賜臣之願也天下之

願也非所敢必也臣愚不勝惶悚懇祈之至

乞宥言官以作士氣疏

李三才 戶部員外

萬曆十一年三月

臣伏覩朝報見山西道御史魏允貞條陳救弊四事奉聖旨言官建白須顧大體據實跡虛心爲國乃可這本漫逞私臆語多過當着都察院參看了來說欽此臣一聞之不勝驚嘆蓋我皇上之心初實無意於罪言官者特以輔臣之體不得不曲全之耳敬大臣容直臣日月之明雨露之恩並行而不悖臣復何言第以陛下置允貞於臺諫本以言責之也以

言責之而又欲以言罪之則誰復敢言者諺云教女以潔猶懼不潔而況教以不忠乎名貞所陳四事雖出狂直然皆忠誠所激有感而發至於科舉之防尤爲切中時弊何也大學士張四維申時行者皆　陛下輔導之臣也位表百僚典司政本宜恪身奉法遠嫌明微以光昭聖德顧其子相繼登第卽其事粹然至公亦無以自解於天下何也自居正當權其子嗣修敬修皆登高第列清華今皆奉旨削籍矣天下之人無不知其私者二臣之子誠卽不私然人亦以前

轍疑之豈非以居可私之地操得私之權而前復有行之者乎語云瓜田不納履李下不整冠蓋遠嫌也二臣即非行私亦非遠嫌恐相沿成風遂爲故事傳播四方遺累盛典非細渺矣職司耳目者義豈容默名貞之疏蓋有不得不然者若不論其心之無他言之可採秖以語侵貴近遂加之罪則誰不箝口呑舌以言爲戒乎且以諫臣之故而使輔臣閉門請罪固非 皇上隆重大臣之體然以會試舉人止係輔臣之子而重罪諫臣亦非 皇上優容言官廣開忠諫

之道也而況適以重輔臣之咎哉伏惟　陛下俯察臣言特宥名貞其所陳四事仍乞敕下該部查覆施行勉勵輔臣以責後效則言官之氣益振輔臣之體益全而明明天子之頌當與天壤共永而聖治益光矣　臣職無言責非敢出位特以事關大體故敢披心瀝血喋喋如此臣愚不勝恐懼待命之至

明聖之朝不宜使蹇蹇志臣難於在位疏

李弘道 兵科給事中

萬曆十三年八月

臣讀易有云泰小往大來吉亨夫以其吉且亨也而本於小人之往大人之來則正人君子信乎其為邦家之楨矣古之人顯忠遂良將無謂是也我 皇上於去歲起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五臣援若華要餘氏為張居正不容者亦俱叙用天下人士莫不仰之及後而有御史龔仲慶之詆中行賢思孝則謬矣 皇上即以降謫加焉天下人士又孰不

仰遂是宜在廷之臣體上意而推轂之不遑也乃頃者人之意向不同議論各異臣於此時始不容已於言矣夫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艾穆鄒元標此五臣者何如人哉是皆聖明忠義之臣也試觀張居正在位之日是何等氣焰內外盤結牢不可破寧知有後之敗乎且居正之年在促歿故時才五十三耳而貌又並壯又寧知其死之速者沈思孝鄒元標曾未受挫於居正而艾穆又其鄉人吳中行趙用賢又其所夙厚則亦何獨忿於居正也夫以無私忿之素而又

當居正方盛之時其死其敗俱難逆覩則五臣之明目張膽陳忠孝大義而言也無非以朝廷綱常爲重直犯權臣之鋒而甘忍矣詎望復有今日耶 臣 故謂五臣之忠矣受杖若許幾入鬼錄當時見者誰不流淚聞者誰不酸心而其中謫戍者又離骨肉之情懽冒邊鄙之風露如此者計凡六載也抑孰能堪 臣 又痛五臣之苦矣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五臣其庶幾乎此之節槩其足以振頹風而高物表載之青史謂之本朝人傑可也而與立功名於一時者可並論

乎今五臣中有艾穆未出臣悵然久矣所幸中行者四臣起擢在位臣則以爲此朝宁之光也而議者并中行思孝用賢等非之或各有見臣不能知但據臣以虛心觀之則凡推轂五臣顧其在位者臣猶以爲此天理之正人心之公也究而言之事君之道亦不外於是矣請陳其槩可乎龔仲慶論中行思孝事跡臣誠不知其有無顧居正父死不喪綱常幾於墜矣所以扶之翊之而使海內之人猶知有綱常在者則五臣力也藉中行思孝果有一二可訾亦有不宜遽

諭者何也爲朝廷重綱常則不得不爲朝廷而重扶翊綱常之人大體然也苟刻意媒孼其短則大體蕩然矣而可乎　臣　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存國體也固事君之一道也方今起用在位諸臣五臣之流亞也今中行既以請告去矣沈思孝亦將不能自存矣未至之趙用賢鄒元標寧無疑畏之心乎　臣　恐此四臣去而凡正直之類如王用汲趙世卿諸臣亦灰心於立朝矣是使國無正直之士也而可乎　臣　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安衆臣也又事君之一道也居正弄柄

致杖五臣若謂已足以死五臣矣五臣誠死於聖心安乎於聖德寧無少闕乎幸也五臣甦而 皇上始得有今日之擢則可以補昔日之闕矣是天之存五臣者實所以厚 皇上也爲臣子者君忍見五臣有昔日之苦而不欲五臣有今日之榮是明知 皇上有昔日之闕而不欲 皇上有今日之補也而可乎臣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塞君之違也又事君之一道也 皇上上事兩宮孝何純也而有力植孝道如五臣者誠慕然陰提而嘿拔之歸德主上使天下稱

曰　皇上之重五臣者重孝道也即重孝道而孝可
知也萬口一詞稱曰虞舜於臣子之心獨無快乎苟
使力植孝道之人不容於位則致　皇上重孝之意
無所於見　皇上純孝之德無所於彰矣而可乎臣
以是知容五臣者所以揚君之德也又事君之一道
也夫事君之道有此四者而於容五臣得之則凡推
轂五臣願其在位者臣誠有取耳矣今　皇上明聖
用五臣之心何嘗不專但衆口鑠金積毀銷骨臣竊
懼之故敢以是言進耳伏望　皇上鑒五臣之忠悃

五臣之苦注意錄用不以人言致疑則易所謂小往大來吉亨者固於　皇上之今日見之矣泰運寧有極乎臣　祈以外任叨月今官原未識中行等一面更無聯一私交但本一點秉彝好德之心發之故所言如此天地神明必鑒臣　心惟　皇上俯垂察焉

輔理責職上諫聖明乞恩赦宥狂愚疏

王家屏　東閣大學士　萬曆十七年

臣惟人主置相責使保乂王躬輔養君德職親任重非庶官之比也人主出入起居之節庶官所不及知者相臣得先知之人主耳目心志之娛庶官所不敢諫者相臣得豫諫之是以能止惡于未形防欲于微眇弼成主德于內而宣昭令名于外夫然百司庶職其將順之不遑尚何妄議之有妄議之興咎在相臣失職不能導主于善匡救之不力而彌縫之誼疎也

臣起因間再叅輔弼之末已踰數月竊見天時物候災沴頻仍國計民生公私匱乏私憂過慮無日不惕然于懷而値　皇上端居大內堂陛不交欵欵之愚無由自効俯循職事思引罪自劾久矣顧猶謂　聖躬靜攝方在調護之時且詔旨丁寧有非取安逸之諭是以逡巡有待未敢遽以爲言也適接得大理寺左評事雒于仁一本大要謂　聖體愆和病在酒色財氣四者列爲四箴以進　臣初訝其詞語狂悖指事虛誣疑其誤聽訛言妄生臆說愚戇之罪良無所逃

已而思之于仁庶官也於　皇上之起居尙及知之於　皇上之愆違尙能諫之臣職親於庶官任專於輔導乃尙有所不知不諫夫不知失職也知之而不諫失職也安可獨罪于仁哉使于仁之言誠誣且妄猶可諉也倘其一事偶中一言或投以　聖躬之康豫而眞有陰陽之患于伐其天和以　聖德之清明而眞有雲霧之翳障蔽乎日月爲臣子者何忍諉之不知而不諫乎故臣於于仁之規寧幸其誣且妄也無寧事皆中言皆投也誣且妄也罪止於于仁一人

之禍耳事皆中言皆投于仁蒙罪而言之為宗社生靈救無窮之禍乃所以為忠也何者甘言疾也苦言藥也善養生者不以無疾而棄攻砭之方善養心者不以無過而厭箴規之語有藥於此食之雖瞑眩而可以瘉疾人必顰蹙而強服之矣于仁之四箴以規皇上則為妄試之醫以備養生未必非延歷之術也此臣所以謂于仁為忠也若臣者從諛承意緘默苟容無能匡正宸極彌逢衮闕上虧聖明之譽而下陷庶官俾以愚戇蒙不測之威此乃眞所謂不忠之

臣不可一日在左右者也伏乞 皇上罷臣歸里以
示尸素之懲矜宥于仁以廓優容之度庶臣工競勸
聖德彌光臣無任披瀝冒懇之至

矜宥愚狂部臣以弘言路疏

李用中 南京浙江道御史 萬曆十九年

臣待罪留臺於本月十五日接得邸報南京禮部祠祭司主事湯顯祖一本爲星變陳言輔臣欺蔽如故科臣賄媚方新伏乞 聖明特加申諭罷斥以新時政以回天戒事奉 聖旨朕前手諭原爲左右奸逆不道科道失職而發與輔臣無預况輔時行等屢揭慎起居杜憂隱何嘗欺蔽且威福自朝廷誰敢擅干湯顯祖乃假借攻擊摭拾誣詆本當重處從輕降

謫極邊雜職用該衙門知道欽此臣竊惟顯祖一祠部小臣耳遽欲以一言使元輔任罪二都諫削職是不仰體　皇上倚任大臣優容諫臣之盛心矣即貶之極邊雜職諒非過也臣復伏辭衆念自古惟聖明之世必不使人以言爲諱亦惟聖明之君必不使人以言得罪何者蓋懼夫罪及進言者則後雖有欲言者皆畏罪而不敢言也今顯祖慮非言官亦無言責豈不知輒默可以保位而故欲觸忤時行等意以自取罪譴哉彼其心激於忠憤故其詞過於狂愚而要

其實則未嘗一毫有所欺罔也請就其疏而論之與汝寧與顯祖同一江西籍也顯祖旣為同鄉而未嘗據事指摘臣亦不敢過爲苛求以傷雅道至於楊文舉之奉明命以賑東南也縱谿壑之欲而相餽遺者道路相望是即剝災民之脂膏而盡貯之囊橐之內迯登臨之樂而稱勝地者雞犬不寧何曾取溝中之骸骨而一著之心胸之間且戲子常用兩班相隨每飯亦必盛設做戲其餘貪跡穢狀殆非顯祖之疏所能盡述者於今吳越三尺之童皆能知而能言之

皇上試問時行果眞出於不知也耶抑知之而故擢之首諫垣也耶如曰不知則以門庭之外任文舉公然横行於其間而宛若聾瞶安得爲明如曰知之而又擢之則明知文舉爲黷貨殃民之鄙夫徒以其賄刹所入之多而巧爲彌縫安得爲忠不明與不忠均之無一可者也臣又嘗攷先朝楊士奇之爲大學士也其子不法士奇竟奏於朝而寘之罪誠不敢以私愛而廢國法也申九以相臣之愛僕藉相臣之焰勢公行乎賄賂私鬻乎官爵視游七奚異焉今已驕縱

果然罪同矣將欲求雅求請正其罪猶倨然畜留於家而畧不介意是在士奇不敢匿其子之惡在時行乃敢匿其僕之惡臣恐時行有愧於士奇多矣且古有言及乘輿則天子改容亦有事關廊廟則宰相待罪者時行致有人言正宜擴其休休之度納其謗譏之忠自此所進必賢所退必不肖以期後世天下之心服而後可也不此之務且於文舉曾否貪肆置之不辨巳之有無聞知置之不辨[illegible]矣權置之不辨巳之應否奏逐置之不辨乃前後三五疏反覆

千萬言非盛道　皇上任已留已之恩寵則備述在
已畏首畏尾之情狀亦淺之乎其為度量矣所尤可
異者南都自覩　皇上手諭之後何嘗有一人傳為
皇上欲使言官論時行等語哉時行一旦創為此說
不過假此以甚顯祖之罪因以箝南都再欲有言者
之口耳臣恐此計果行則在北之臺省既已入其籠
絡之內而在南之諸臣又復在其鉗制之中今後諍
臣直士皆將噤口咋舌而言路從此壅塞矣脫有機
密大事關係國勢者誰復為　皇上陛下言哉伏願　皇

上溫諭時行不必深罪夫人之言已者而惟反求在
我所以可言之自不必深懼夫後之再有言者而務
使在我再無可言之隙仍願　皇上思壅蔽之可畏
念狂直之無他特將湯顯祖俯賜矜宥令其以原職
從事則直道常伸人心稱快此宗社之福也卽　臣言
出禍隨心且甘之矣然　臣愚又有說焉蘇州府知府
石崑玉非今之所謂端人正士哉自　臣抵南都以來
人必稱其爲吳中從來未有之良二千石也今春忽
特巡撫李淶彈章革職矣　臣彼時卽竊疑崑玉素稱

一毫不取遠邇所共知也今何一旦改節如是哉李淶與崑玉同駐一郡城也即庫藏不明或面一質之或委士查之將無有不得其情者得其情而論劾之亦未爲遲也何靳一查一問而論劾若此之遽哉且其論劾疏內又何不明言崑玉何侵費而詞語多涉含糊哉既而咨詢其故始知崑玉凡事惟知秉公持正不肯趨勢附炎已大拂中府選擇而使之初心矣邇又有中用嘉之母舅吳之禎者恃勢而吞人之產析人之股此法所難宥者也崑玉屢拘未獲乃親詣

東府謂用嘉曰令親藏愿尊府不出如朝廷三尺何吾今坐此守候若之禎一日不出則吾一日不回之禎廿日不出則吾廿日不回用嘉度不能免始令其出而聽崑玉理矣崑玉郎以其罪罪之不少假借矣此東府所以大不堪於崑玉而李淶所以大不容乎崑玉也尋聞崑玉被論之後蘇郡百姓數百爲羣咸相率而號泣於李淶之前唾罵於用嘉之門爲崑玉稱冤則崑玉之能得民心百姓之不舍崑玉可知也

臣因此深嘆人之有官守者誰不欲速得陞擢亦誰

常守美秩是在計吏治者首察其民心果否允愜官箴果否無玷而後黜陟可以不爽也即如吳縣知縣周應鰲平日治行無一善狀也秖緣其善事用嘉而驟擢吏部可不謂之政以賄成乎彼崑玉者惟務愛養百姓反不免爲上官所中而至爵祿不保世道至此良可慨矣倘　皇上不忍蘇州赤子失賢父母俟崑玉勘明之後仍令其照舊知蘇州府則吳民借寇之望庶可少慰忠良不平之憤庶可少舒而奸權橫肆之氣亦庶可少戢矣臣素抱朴忠惟知爲　皇上愛

惜人才故不避斧鉞而併及之

乞宥言官以安輔臣疏

鍾羽正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十九年八月

本月初一日該禮科給事中羅大紘一本爲險佞病臣依回固寵等事奏　聖旨元輔奏揭原爲解朕之怒非有別意羅大紘這厮見前所是私臆圖報之心不遂因借言污詆輔臣實欲遲於冊立况且屢有明旨不許激聒瀆擾以遲大典羅大紘這厮明知故違好生可惡姑着降雜職於極邊方用不許朦朧推陞冊立之事本該展更姑且存此一次再有黨救煩

擾的定行遷改吏部知道欽此時臣羽正臣先春公差未還臣汝寧等目覩天威旋霽不敢遽瀆乃今八日矣天紘竟補廣東揭陽縣典史適臣羽正先春差回之日聞衆議藉藉為天紘惜也臣等仰窺皇上冊立初諭已有定期原無俟於羣臣之復請閣臣揭帖委曲斡旋亦不暇計羣臣之疑議然而天紘不免於得罪者則以言之太激耳顧臣等以為天紘言誠過激意無他也心迹之難言也久矣輔臣之揭心迹之間也宗社大計舉朝望之而或微有異詞則人

孰不疑內外章疏諸垣受之而乃偶爾取囘則人孰不駭大紘書生也爲諫官之日濺見隱約之詞則不能不疑見異常之迹則不能不駭駭且疑蓬勃憤懣於中故不擇詞而出之又安能委宛和平以囘 明主之心而明賢相之志哉此則大紘之所以得罪也然而意無他也 皇上以天地之心察輔臣休休之量其言是歟大臣必引咎而受之 皇上因而嘉之天下仰 聖主之明而因以識賢相之意其言過歟大臣且虛懷而容之 皇上因而宥之天下頌 聖

王之德而益以明賢輔之心是言在大紘而　皇上
之仁無不照輔臣之德無不光且夫也何必奪之舊
職譴之遐方而後為快哉臣等誠不敢煩瀆顧仰望
日久而皇恩未敷不得不欸欸乞恩於君父之前伏
乞　皇上矜憫大紘服官未久免其降罰仍乞　皇
上將元輔原揭發科通抄明示天下則元輔之心迹
白而衆論自息大典不消矣臣等不勝惶悚屏營之
至

定大計宥言官以安宗社疏

孟養浩 戶科左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伏覩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以豫教 皇子請 臣等厠名其間蒙 皇上切責罪及首事者 臣等不勝悚愕夫 皇上之罪獻可謂其逞臆瀆擾戲侮君上 臣竊謂君臣之分埒於天地人臣即至狂悖未有敢於侮君者 皇上亦豈眞以其侮而罪之耶獻可甫蹐禮垣驟議鉅典一字之失似屬無心遽蒙顯斥 臣之私心以爲不可者五 皇子天下根本豫教之請以

爲根本慮至深　皇上不趣不聽且從而答之詎復更以此說進者是　皇上坐恐皇子失學而敝帚宗社也一不可長幼定序明旨森嚴天下臣民亦既曉然諒　皇上之無他矣然豫教冊立原非兩事既可以冊立奈何不可以豫教今日既遲疑於豫教來歲又安能慨然於冊立是　皇上欲使天下人信而先令天下人疑非所以昭示臣民也二不可父子之恩根諸天性世豈有父而不愛其子者愛在子則凡人之言無益於其子者杜之有益於其子者聽之豫教

之舉有益皇子明甚而　皇上怒之罪之邪恐非所以敦一體之恩而示曲成之義也三不可古引座折檻之臣中材之主尚能容之我　皇上量並天地即項之一二觸忌自分必犯雷霆者猶曲賜優容柰之何言及宗社大計反屢天威使人心愈加惶惑莫測聖意所嚮即萬世而下亦不能信　皇上之心非所以垂光史冊也四不可萬國冠裳羣集輦闕獻可之言傾中外臣民之意以中外臣民所翹首跂足而俟者　皇上一旦震怒是所罪者獻可一二人而所失者

千萬之人心非所以慰服輿情也五不可此五者皆臣不敢知於 皇上而 皇上以英明之資擴優容之度宏轉圜之畧是在一感悟間而非臣之愚所敢必也伏乞 皇上收回成命將獻可復職豫敎重典擇日舉行不惟在廷諸臣舉手加額即 九廟之靈歆格無疆矣臣 甘伏斧鑕亦有餘榮臣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言官陳大計處分懇乞收回成命以光聖德以釋羣疑疏

舒弘緒 吏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近該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等稱儲教宜預臣亦與列職名奉聖旨切責爲首李獻可降級調外餘各罰俸命下該科臣不勝惶懼伏思儲二國家大本也請儲教以端元良國家大事也重大本而舉大事寧獨羣臣爲王上計爲王上自爲社稷計耳言及於是而陛下即震霆馮怒重加罰治臣恐天下疑從是

愈滋矣且傳曰興王賞諫臣逸王罰之以　陛下神聖天授勵精求理豈惟不處逸王即登三咸五無難爲者今乃不遵興王之軌而蹈逸王之轍臣竊爲陛下惜之　臣睹諸言事者疏内事涉違錯字涉差謬俱蒙寬宥得改正衍獨此以錯寫年號被譴播之天下必謂　陛下所罰在此而所以罰者在彼即以是杜人口其能安人心乎人君之尊如天天下未聞人而侮天亦未有臣而侮君者也若錯寫年號者罪以侮君則觸犯忌諱引裾折檻者欲坐以大逆不道乎此

臣之所未解也王言重於絲綸臣下奉若金石前聖諭以二十年冊立矣因小臣一瀆遂有後命 陛下之於初旨固已自違之矣豈臣 則違之若旋請旋改將待何時況今所請者乃預教非冊立也請預教而加降謫則請冊立者將盡加之罷斥乎抑出罷斥之外乎然則冊立預教之正論 陛下終不樂聞之乎此又臣之所未解也人臣以身事君苟利於國死生以之碎首剖心甘之若飴豈以 陛下雷霆之威遂箝口結舌哉臣至不才備位禁掖無所建明實為踰

分臣獻可蒙恩拔擢甦蒙禮垣未浹旬而外斥臣下
皆謂處非其罪願以愚愚伏罰伏乞收回成命留獻
可以圖後効仍望傳旨中外擇賢選吉命　皇長子
出閣預敎使天下臣民明知　陛下納忠讜重元良
至意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忠言被黜人心動搖瀝血披肝冀回聖意疏

張棟兵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等待罪掖庭幸事明主日食大官愧無寸效茲當泰序方新適萬邦述職之會天下人心咸欲快覩今日者無如 皇子出閣講學一事臣等念切宗祊共傾葵藿特爲此請雖事屬禮垣則獻可爲之首而臣等同官無一人不同此心者雖臣等屬爲言官則言之自臣等而中外臣工鱗集闕下亦無一人不同此心者忽奉 聖旨册立已有旨了這廝每又假預教

輙來煩瀆且本内弘治錯寫弘洪顯是逞臆瀆擾侮戲君上好生可惡爲首的姑着降一級調外任用其餘各罰俸六箇月吏部知道欽此一時人心相顧錯愕若聞雷霆驚壓欲死矣　皇上以神明在宥持虚受之懷弘聽納之量二十年來間有一二誤觸聖怒致被譴謫非言之無當必言之過激者也此在天下可以諒聖心而聖心亦可以自白於天下若今日之黜李獻可人皆莫知其由矣庶民之家有一愛子常恐教之不早無以端蒙養而備聖功豈過慮哉爲承

家計也況國家之大　二祖　八宗聖聖相傳億萬年無疆之統屬於皇長子一身其關係之重爲何如者古人慎胎教凡以教之貴預耳皇長子今年十有一歲已過小學之期及今就師傅親詩書猶嫌於晚失此不學日月逝矣此其關係之急當何如者臣等乘時進言非無當也而仰承　聖旨未請冊立先請預教又非過激也　皇上愛子一念出於天性臣等言及至此宜乎渙然相悅以解其半字之訛何以遽觸聖怒且尋常章奏亦或少有遺差皆蒙聖度寬容

而獨於冊立輙云煩瀆更以小失坐之大罪臣等愚昧不識　皇上何心矣即李獻可一人之黜何足道哉雖因此而盡黜臣等臣等固所甘心不敢怨也唯是皇子出閣講學實係天下人心朝夕仰望　皇上之可以對天下而慰人心者無逾此事臣等之以可效愚忠而事明主者亦無逾此事臣等誠不忍戀一己之祿位而坐視人心之動搖以負　皇上二十年豢養之恩矣天威方赫斧鉞在前臣等亦人耳豈不知避譴顧赤肝在胷熱血未冷事關國本誼當垂涕

泣而道之初非循習故事為一李獻可請宥而已也
幸而此點眞誠足以挽回　聖意特出內旨舉行盛
典使四方之傳聞遜聽者共慰其快覩之心則黜一
李獻可固無足惜幷　臣等三十餘人而盡黜焉亦無
足惜脫或聖意必不可回是　臣等之眞誠不足以動
皇上也　臣等之所敬事　皇上必有所失也李獻可
同黜以去　臣等不勝激切屛營之至

請罰太重太拂羣情乞霽天威以崇聖德疏

董嗣成 禮部員外郎 萬曆二十年正月

臣竊惟帝王之所以駕御宇內鼓舞振作於上者惟是黜陟刑罰之柄天下之所以歸附人主畢忠效命於下者亦惟是勸善懲惡之機黜一正人則衆正喪氣罰一無辜則羣邪解體譬之於天黜降則霜雪也刑罰則雷霆逆沴之霜雪雷霆違時而互發萬物莫遂其生矣君上黜降刑罰淫逞而濫施臣下莫必其命矣故孔子曰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

民不服又曰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此關繫聖德非眇尠也哉 皇上近銳情理道寤寐英賢斥逐貪墨錄用耆舊徵時直言敢諫之臣並蒙拔擢天下靡不仰服 皇上覆載如天地照臨如日月者二十年海內亦翕然向風人人思奮矣乃今日之事則不能不爲 皇上惜之科臣李獻可始以請預教被謫矣鍾羽正等尋以黨救被謫矣選臣葉隆光等又以推用言官削籍矣至於孟養浩之廷杖則又有甚焉者矣夫鍾羽正等職居諫垣以繩愆糾謬爲責者也使

所言果不當尚宜優容陞光等 職居銓選以振幽拔滯為責者也使所用果匪人宜蒙顯斥今諸臣所言並社稷至計雖故違明旨罪無所辭然其心忠愛則有可原者何至於重罰也饒伸諸臣並海內正直之士雖曾以言獲罪然當時處分已足盡其辜矣何至於禁錮也今降調不止至於削籍削籍不止至於廷杖一人而罰屢加重一官而盡逐無存 臣恐 皇上雷霆霜雪之威無乃太褻而玩乎且 皇上以是為可以箝制臣下之口而不敢言耶與涉刑罰原非愼

諫之其畏法懼罪必非忠義之夫古之人君有設誹謗之木敢諫之鼓又有賞諫臣者又曰刑不上大夫凡所以作士氣而來忠益也今一人言之而去衆人言之而背去大臣危疑於上小臣兢畏於下則所留者必畏縮與諂佞者安得倜儻之士與陛下共理哉臣見陛下之孤立於朝廷也且陛下以輔臣錫爵爲賢特旨召取專官催促脅肩形旁求不急於此使錫爵而非正人也不必言矣使錫爵而果正人也則豈肯安然立於是非顛倒之朝刑威濫用之日耶

臣恐 陛下之拒人於千里之外也夫斥鍾羽正等而懷忠者沮矣退饒伸等而敢言者越矣罪葉隆光等而秉公者懼矣消忠良之氣重拒諫之非未有如此舉者臣知今日言之必與同罪無濟於事但一念孤忠不勝耿耿輒冒死瀆奏黨 陛下悟既往之非下罪己之詔貸諸臣之罪復還原職昭示羣臣使知册立之期已定毋得更滋煩言則天下仰 陛下之仁如天地之晦而再明如日月之蝕而更復聖德當與堯舜比隆而治與唐虞爭烈矣

不忍見聖王舉動任情敬剖愚衷以干天聽疏

賈名儒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年四月

近該禮科都給事中李獻可等忠犯九重之怒奉旨切責夗猶薄示降罰諸臣相繼疏救愈激 陛下風雷之威下朝而斥逐者十二人羣心惶懼光景慘悽九列大臣欲救不敢欲正不能聚而咨嗟太息計無所出當此泰開物亨之時萬國展覲之日乃有此番舉動傳之四方書之史冊 皇上之盛德國家之大體不無少損蒙譴諸臣業有成命臣不敢望今日即

召還原職惟是言官可逐而其說終不可不行天下之口可箝而豫之道必不可不講也一時人心如沸臣民之疏遠無知者類多浮議轉相驚疑輔臣王家屛以誠不能以動主道不足以格心無顏復出杜門引辭則六科印務俱當委人署掌聖朝氣象豈宜若此昔 太祖高皇帝怒朝臣上疏萬餘言者欲加之罪羣臣阿意者指其疏曰此不敬此誹謗罪當誅宋濂對曰彼應詔上疏其心爲朝廷耳烏可深罪上覽疏中有足采者召阿意者罵曰吾怒時若不能勸乃

激吾誅之何異以膏沃火向非宋濂之言幾不誤罪
言者耶此　太祖之盛德明訓培社稷萬年之命脉
皇上當陟降紹述者也今二十四日事　臣非敢謂言
者不當得罪恐臣下自此以　皇上罪言者將遂以
言爲諱國家從此壞矣伏乞　陛下含垢納汙朝怒
夕霽大寒之後繼以陽春沛發明詔曉示中外知
聖意之無他震怒之有因必不以天下爲戲而終禁
錮諸臣亟諭輔臣入閣贊政以彰君臣泰交之美勿
使天下後世謂　陛下猜疑大臣不敬股肱宗社無

疆之休端在是矣此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臣冐瀆

天威無任殞越之至

俯陳部臣獲罪之由以慰聖心以弘聖度疏

許弘綱 吏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一年十月

昨該吏部以兵科都給事中請用逐臣張棟上干聖怒罰治堂官降用司屬雷霆之威懾臣等方悚息而承之既經閣臣揭救免降雜職止調外任日月之開霽臣等又踴躍而頌之蓋兩日之內一慘一舒毋固毋我皇上之從諫業已速於轉圜馭下之深仁亦既弘於解網矣竊伏讀御批新旨則借言推用雖惓惓慰諭閣臣而抗旨市恩復諄諄致責於該部是

聖心之觸忤猶未渙然氷釋也臣等職司耳目誼重腹心敢結舌清朝而無一言以寬君父之怒哉蓋使部臣之擬推張楝而果出於私庇也抑以前之獲罪爲非宜而今之起用爲難緩也則事屬抗違罪于不赦臣等方將頌言糾之而又何說焉乃其一念愚蒙亦間有可憫者蓋自今年春秋以來六科之缺人久矣都給事中爲一科之長往例多擇深資兵科值多事之時幹濟尤須歷練始以諸臣之新進也故不得不謀及於調科繼以調科之滋議也又不得不謀及

於起廢蓋至起廢而於見任諸臣之體面不免以年
資之故稍抑矣起廢人而抑衆人使該部善為恩怨
地其肯為之乎　臣等固知其非得已也若向來明旨
皇上第因物以付物何嘗一置成心故張棟等之複
罪奉旨不許推用矣及轆臣以交泰請用則奉　旨
着實行六月中該部疏擬推奉旨以朦朧推用罰俸
矣及廷臣以星變請用則奉旨依議行是不用者明
旨也不用而若欲用者亦明旨也部臣見兩次之嚴
旨方悚息而不敢推補兩次之温綸又祇承而不敢

棄躊躇仰體不得已而特爲一疏請自上裁若曰是
固不敢朦朧也　皇上而果從近日之温旨則發而
允行也唯命抑從前日之嚴旨則留而不下也亦唯
命其情如是而已矣故由前而言謂之抗旨抗旨不
可宥也由後而言謂之奉旨奉旨猶可原也至於朝
廷爵祿　皇上實爲之威曰天威命曰天命譬之以
物與人吏部特其傳授者耳即使張棟而誤蒙擢用
特恩自出朝廷感激自歸　皇上該部孰從而市之
況　皇上之聰明睿智同符　皇祖邸代之紀綱法

度日見修明惟羣臣綿力薄才不盡如先臣之敏然
盤圓水圓盂方水方謂其夙夜匪懈之心敢自後於
先臣之事　皇祖萬邁無是理矣昔宋臣趙普常有
所薦拔宋帝不用普明日復奏之又不用明日又復
奏之宋帝怒而裂其牘普明日復綴奏牘以進乃卒
用之狄仁傑之在唐也引拔甚衆或謂之曰桃李盡
在公門矣仁傑曰薦賢爲國非爲私也夫據迹而言
則趙普之執奏不休疑於抗旨仁傑之滿門夾李疑
於市恩然而美著當年聲流後代何也故迹有相悖

而實相成者明君聖主所爲孰察而優容也羣臣遭

際 皇上千載一時亦欲修趙普之故事希仁傑之

芳踪使朝廷有蒐羅巖穴之明天子有不借賞從諫

如流之美寧爾喋喋至屢拂聖意而不辭其心亦良

苦矣今以一人而罪一部以一事而空一司緣未招

之俊又棄在列之英賢獻璞實難投珠不易 臣等竊

共惜之且 臣等待罪掖垣亦稍聞先朝故事矣方

皇祖之在御也時有不測之罪亦時有不測之恩人

雖獲罪忽而召復原官事已施行忽而收回成命惟

臣下有所不及窺故後世以爲不可及未嘗專用督責惟言而莫之違也　皇上於罪廢諸臣或召自田間或起之謫籍宛然　皇祖家法矣今當盛怒之時已寛雜職之降況値霽威之後何難成命之更哉臣等非敢爲二三郎署苦求破甑之完獨念天威一動中外震驚聖心懸疑間隔日甚近啓銓臣首鼠之風遠塞諸賢登進之路將使天下後世不識　皇上所以重詔旨肅臣工之權而以爲元首股肱尚之都俞之盛也則責難陳善臣等叨司言路者詎容默默而

已哉爲此不避斧鉞冐昧即闇伏乞法　皇祖之神
明允闇臣之祈請畧諸臣狂悖之迹原諸臣愚戇之
心容其照舊供職重加罰治示懲則鴻恩天壤並流
而至德古今希遘矣臣等干冐宸嚴不勝隕越戰懼
之至

輔臣受謗有自小臣論列無他乞恩宥小臣安

輔臣以收人心疏

葉繼美 刑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

臣待罪刑垣未及二月頃見南京刑部郎中譚一名主事孫繼有吏部主事安希范三臣相繼疏中詆及輔臣王錫爵大都謂高攀龍楊應宿等事處置欠平人心不憤故有此疏及見輔臣辯救三疏與 皇上前後明旨捧玩再三竊不勝感激而歎曰 皇上之英明獨斷褒事裁決如此輔臣之焦心勞思言言申

極如此然則高攀龍等之處分　皇上何嘗假借於
輔臣而輔臣不得顧使乎　皇上也甚明彼三臣者
越在千里之外不得其實徒以道聽之言見影生疑
輒累牘而誣連章而上致干　聖怒悉加降黜此三
臣之罪也夫復何辭顧　臣反覆思之輔臣之所以來
茲多口者豈曰無因而三臣之所以謬為一說者原
無他故惟在　皇上優而容之則所以安輔臣而息
羣囂者在此一舉也故敢披瀝為　皇上陳焉夫輔
臣之不能自解於天下者何緣輔臣向負天下之望

我　皇上起之於田間復召之於旣去溫諭屢降催請專官卽肖形旁求之意不是過矣天下人莫不喁喁然望之曰錫爵之此來也上之必能感格君心爲補綴奏牘之力量下之必能扶引善類有拔茅連茹之休風名世事業可指日而待乃年來不再見　皇上之面及孫鑨李世達等相繼罷去而近於高攀龍楊應宿等進退失宜夫不能面君豈能格君不能容善豈能扶善天下人不諒錫爵之心而據錫爵之跡卽在廷諸臣尚不能無疑者而況立臣在千里之外

者乎疑則生謗謗則交口蓋人情必至而事勢固然矣則三臣何惟焉臣以爲止沸莫如去薪惡影莫如却步今在輔臣不必咎言之失偏惟於聖諭所謂休休雅量者一自勉焉久之自可以孚於天下蓋忠信篤敬可行蠻貊何難於門下士與在廷之臣況有過而知君子所幸聞過而喜百世可師此三臣者乃爲錫爵之益友也不足爲錫爵損臣何容置喙獨念錫爵之去留其眷注在聖心其公論在天下皇上不可不固其眷注尤不可不採其公論伏覩御批云

卿公忠正直朕所篤信又云卿忠誠佐理公直輔政
朕切倚毗矣　皇上既以錫爵為可信所倚則　皇
上有違錫爵可得而彌錫爵有言　皇上不可不從
今柰何於申救諸臣之疏不盡見信而輕處高攀龍
等票擬六七筆塗盡也在　皇上自謂獨見之不可違
在天下則謂輔臣之不能救在天下以不能救責輔
臣輔臣其何辭於天下且　明旨又云譚一召孫繼
有以卿面從輕處了矣夫大臣啓心沃心非徒以面也
皇上與其看錫爵之面而輕言者之罪孰若從錫爵

之心而無違言者之意乎故願皇上無以面貌留輔臣也　明旨又云親旨誣票擬萬幾是誰裁決夫人君一日二日萬幾斷貴獨乎然成王之告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可見斷於己之獨者必先合乎天下之同今皇上九閽時閉朝講不親安所得聞天下之公論而採之所恃輔臣啓之密勿而猶然不盡相從則或決之間焉保其無自用乎故願皇上無以自用留輔臣也且皇上之欲留輔臣爲天下社稷計也今不能使之從容論道以爲天下社

稷從使之橫被人言而日爲辦是爭非是誰執其咎乎 臣謂今日欲留輔臣須先使輔臣安欲安輔臣請自宥三臣始何也敢諫之士原不戀於一官而降斥之威從不可以止諫故宥三臣則言者自息輔臣之心可安不然言者益衆輔臣之心益不安不安其心又何能以聲音笑貌留之哉方今中原告饑東倭叵測所賴運籌贊襄誠非淺鮮 皇上奈何以小臣之言不一寬宥而竟使大臣不得安其位而壞國家之大事也故臣請宥三臣非爲三臣惜也爲輔臣惜爲

皇上天下惜也伏惟昌聖明採納焉

祈宥忠直諫臣以光聖德疏

盧大中 南京户科給事中 萬曆二十三年十二月

竊惟言路關國家之命脉故有國者通之則治塞之則亂自古治亂靡外不越此道而願治之君所當永鑒者也 臣等待罪瑣垣近接邸報見御史冀體以指摘輔臣趙志皐特賜罷斥南京戶科給事中任彥蘖以申救銓曹馮生虞等特賜降級時聖心震怒遐邇驚愕 臣等方救過之不暇而何暇於置喙乎第以

皇上之尊天也天有時而爲轟雷迅電亦必有時而

為和風甘雨何嘗言於怨哉今冀體任彥蘖之言是與非　臣等不敢復言　皇上明見萬里　臣等亦不必復言惟以我國家之設臺省也朝政有得失彼皆得而敷陳之羣臣有邪辟彼皆得而糾彈之其為職甚專而中外之責成者則甚備也今冀體任彥蘖固臺省臣也指摘輔臣申救銓曹亦臺省事也顧其言或得於風聞或得於目覩雖其中不無過激然其心固思盡職掌之心效忠　陛下之心也　陛下但當取其忠赤之心而不當較其戇直之罪如用藥者不責

其苦我之口而惟取其利我之病耳若責以誣詆責以黨救使不言者守官而敢言者蒙譴豈　陛下擇人而任之初心哉矧冀體歷任三縣在在有聲任彥棐少年老成學博而慮遠今或半載西臺或三月南省卒之一鳴斥去竊恐賢良方正之士遠則讒謟面諛之人至忠諫路絕緘默成風政事之闕失不聞朝廷之邪正莫辨　陛下亦誰與共理耶古之帝王置鼓設木從諫如流豈必臣下之言皆足以投其意哉要亦導之使言焉爾導之使言猶恐不言況又從而

罪之乎方今災沴迭見財用匱乏之內有饑饉之民外多狄擻之寇識者方以忠言讜論不聞爲治世憂迺銓臣屢逐臺省幾空而 陛下復罪言者不少假貸必欲使人人緘口結舌而後爲快清夜思及寧不爲之寒心哉邇覩兩次 聖諭其曰朕前見廷臣爭講東倭封貢事宜自奉旨停罷後如何再無人言及斯豈非不用諫之明效大驗耶其曰凡諸所條議內職當所司有責任的姑待東倭事完之日開寫具奏定奪斯豈非以言官之言職掌攸係罪尚可宥耶倘[illegible]

皇上守此之心擴此之量於體任彥蘂收回成命或召還原職或量加罰治庶不測之威若雷霆而妄言者屏息不測之恩若雨露而當言者思奮將聖德益光聖治亦隆矣

乞宥諫臣以開言路疏

李文熙 南京山東道御史 萬曆二十二年十二月

頃閱邸報該福建道御史冀體爲論輔臣趙志皐奉旨回話蒙賜降謫旋以臺司伸救斥爲編民又該南京戶科給事中任彥蘗爲救文選司郎中馮生虞奉聖旨任彥蘗降兩級馮生虞等降罰有差 臣等聞之不勝駭愕夫二臣感時觸事抗疏冐瀆未能仰契宸衷且意涉急遽詞失婉曲大干聖怒薄譴示懲固其自取更復何辭臣等濫厠留臺不能默默者誠有見

於朝廷之言路關係治道匪細耳恭惟我祖宗設官分職兩京並置六科十三道寄以耳目之責凡時政得失百官邪正皆得盡言無諱所以廣聰明而防壅蔽也使依阿唯諾國家何賴焉今蔣欽任彥蘖俱有獻替之司因事納忠本其職分非出位妄言者比言有可採固俯賜俞允詞或逆耳當曲爲包容且體以大義而責備乎志鼻明臣道也生虞因推賢被譴而彥蘖救之實愛惜人才之忱耳要之皆爲社稷計也非爲身家計也若曰假此以市恩結黨臣等知其

必不敢也昔人謂主聖則臣直又謂君仁則臣直朝有諍臣而　皇上之仁聖益彰乃不諒其蹇諤之忠而責以憤激之罪白簡甫陳譴謫遽加　皇上設立臺諫之意謂何培植賢才之意謂何而遂一鳴輒斥耶由是天下之人見二臣以言獲罪也必將曰清明之朝且諱言如此聖明之王且拒諫如此二臣無負於朝廷而顧不能容如此其爲盛德之累多矣古之諫官言及乘輿天子改容事關廊廟宰相待罪故聖帝明王稽衆舍己未嘗罪一言者所以養天下敢言

之氣而折奸邪之萌也今悃悃款款者立見斥逐此風一長自非伏節慷慨之臣幾何不爲利害所怵天下中才最多鑒二臣之覆轍將以言爲戒緘口結舌甘效寒蟬豈敢明目張膽批鱗折檻以身試不測之威而賈其罪耶異日脫有大姦巨蠹 陛下深居九重何由而知之直諒骨鯁之士遠憸夫壬人乘隙而進讒議不聞而國是日非將來壅蔽之患有不可勝言者此豈人主之利社稷之福哉臣等非止爲二臣惜也爲言官惜也非止爲言官惜也爲國家大體惜

也伏乞　皇上廓天地之量霽雷霆之威念育才之甚難思建言之不易收回成命將冀體任彥燊照舊供職併馮生虞令復原職仍願自今以往不復以言罪諫官庶幾開天下忠義之門豈惟體等感恩圖報內外大小臣工靡不思罄涓埃　皇上德業之盛名譽之美眞可以增光　祖宗匹休帝皇而億萬年無疆之慶端在兹矣宗社幸甚天下幸甚

聖主霆威臣測言官語默兩難懇乞明示上意所嚮以便欽承疏

林熙春 工科都給事中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

臣等待罪瑣闥媿無表見目者 皇上斥去兩京科道至三十有四人 臣等過蒙優容存留供職即損頂踵豈足以報 陛下惟是官以言設職以言盡而諸臣既以不言斥矣 臣等顧影增惴氷兢蚤負日求所以拾遺補缺責難陳善以不負 聖明廣厲言官至意而誠意未孚天威正赫叩閽尚有待也頃者河南

道御史馬經綸慷慨陳言忠誠報國臣等私竊自慰謂皇上誠罪諸臣以不言矣幸有敢言如經綸者討轉圜止輦或旦夕可望乎迺吏部接出聖諭經綸徑從降調聖意深遠未易竊測其果以言罪抑仍以不言罪臣等未之解也臣等豢上之指若水之在盂方員易嚮其當以言爲戒抑以不言爲戒臣等未之解也且同一言官也前所處者既以不言被譴今馬經綸又以敢言獲罪旬日之內詔旨數更一人之身進退維谷受諫則如轉石發號則如反汗此又臣

等所未解也夫經綸之敢言與前勾去諸臣之不言無兩非之理也　陛下斥不言者及茹納所爲敢言者則諸臣將飲炭吞刃訟緘默之愆　陛下逐敢言者又棄置所爲不言者則諸臣且措口揚眉收戇直之譽第諍臣得以收譽則人主不能辭愆臣竊謂陛下之計左也昔唐太宗謂侍臣曰朕每閒居靜坐則內自省所以每有諫者縱不合朕心亦不以爲忤又嘗問魏徵曰比來朝臣不論事何也徵曰陛下虛心採納必有言者今　陛下英明神聖固遵唐太宗

而不爲者倘果以不言者爲溺職則臣等不難爲諍臣杰士進危明憂盛之苦辭果以敢言者爲忤旨則臣等不難爲諸臣媚子效希旨望風之故智顧諛佞取寵則禍歸於人主而利歸於人臣披鱗折檻則禍歸於人臣而利歸於人主兩者相去天壤懸隔臣等功名富貴之念非與人殊生死榮辱之念非與人殊然寧爲此不爲彼者毋亦二祖列宗昭鑒之靈在上二百餘年養士之恩在下清議在前信史在後不負陛下且不忍負此生耳有如人諾人趨旅進

旅退倏而京堂倏而開府又倏而八座長安道上揚
揚豈非一生之得計哉忠於謀國則拙於謀身在
聖明一加察耳臣等不勝戰慄待罪之至

優容言官疏

馬經綸 河南道監察御史 萬曆二十四年正月

頃者屢奉嚴旨降逐南北科道諸臣 臣幸蒙恩罰俸供職夫 臣何以供職哉 臣御史也御史故爲諫臣又爲諍臣今日乃 臣諫諍之日正 臣供職之日矣 臣竊惟 皇上數年以來深居靜攝上下情隔中外俱抱隱憂然而奸邪不登柄用國事不至敗壞社稷靈長海內晏然豈獨 皇上威靈能坐制之哉所賴祖宗二百餘年之培植士風最正清議最重科道諸臣每

毋能明目張膽爲國家辨邪正指斥奸雄雖廟堂處分未必盡從輿論而縉紳公議頗足維持世風此高廟神靈實鑒佑之豈非臺省耳目之用大哉 皇上何爲一旦自塗其耳目耶初除斥吳文梓等已降調夏之臣等又降耿隨龍等旬日之間其謫言官三十有四人矣夫以兵部考察之故而處兵科在 皇上方執諫勵羣臣之道以責後效 臣何敢曲爲之解但因而蔓及於別科給事中及各道御史其爲聖明之累良非淺鮮且吏部未上職名疏前奉有明旨降

謫兩京科道掌印官其餘俱止罰俸業已極駭物論
太損國體矣及職名疏上而所批更有可駭者均一
給事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印之故也均
一御史也而有罰有降其降也不獨以掌道之故也
均一巡按也出差則地遠出都則時違而於其中亦
有所謫降亦不以曩者掌道之故也一筆之勾是何
與前旨自不相信如此哉又奉有勾降之命不註勾
降之數按牘而索知纍纍然二十有三人毋乃太甚
乎去者不明署其應得之罪適以成其名留者不明

署其姑恕之由徒以增其媿如此此舉動雖　聖意淵微未易窺測而道路傳聞嘖有煩言頃以大臣疏救而靳焉削籍滿朝臣工愕怖欷歔咸謂　皇上今日以泥沙視賢才以草芥待臺省辱國傷重莫此為甚此萬曆二十三年以來第一大虧損也且邇來乃邪正消長之機大小往來之會言官每切隼獲動遭沙射今也天威震疊日甚一日南北科道幾虛無人奸雄傾善之計大行相率彈冠而視事豪傑敢言之氣盡沮相對垂首而灰心從此清議不聞於上邪謀得

肆於下社稷受禍寧有底極念之可爲痛心矣　皇
上年來厭薄言官動輒罪以聒擾今忽變而以箝口
無言罪之夫以無言罪言官何辭　臣竊觀　皇上所
爲無言者猶淺之乎罪言官也乃言官今日之箝口
不言者有五大罪焉　臣請爲　皇上列其狀　皇上
之不郊天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典是陷
皇上之不敬天者　臣等言官罪一　皇上之不享祖
者有年曾不能排闥牽裾諍如故典是陷　皇上之
不敬祖者　臣等言官罪二　皇上輟朝不御停講不

舉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強得之是陷我　皇上不能如　祖宗朝之勤政矣罪三　皇上任賢不篤去邪不決言官第言之耳而竟不能強得之是陷我皇上不能如　祖宗朝之用人矣罪四　皇上好貨有癖而御下少恩肘掖之間叢怨蓄變言官共慮之而卒不能批鱗諫止是陷我　皇上甘棄萬曆美政而不之克終矣罪五言官及此大罪人人俱知慙媿皇上肯奮然勵精而以五罪罪言官之不言豈不當哉奈何所為猶曰無言者不於此而於彼也以此知

皇上實惡切直而故假緘默以加之罪耳日者四輔九卿有以密揭救有以公疏救有以特章救牘凡八上矣豈區區爲此數十輩言官而樹之德亦惟是老成惜才爲 皇上計安社稷也乃讜言將徹於九重淸聽徒高於萬里不惟不肯還職而且落職爲民夫諸臣原出草莽今歸草莽亦復何憾獨念朝廷之過舉不可執而大臣之忠懇不可拂 皇上不聽閣疏之懇救也改降級而爲雜職則四輔何顏是自離其腹心也 皇上不聽部疏之懇救也改雜職而爲罷

職則九卿何顏是自戕其股肱也夫君臣一體元首雖明亦腹心以寄之股肱以運之耳目以聞且見之乃今自塞其耳自障其目自離其腹心自戕其股肱皇上將誰與共理天下天下事又誰爲皇上宰之運之聞之見之哉皇上試一加思自有惕然大不安於心者矣臣又惟皇上聰明天縱今日之事豈漫不加思而率意爲之或者假雷霆震動之威以施顛倒不測之術愚臣謂一人聖神獨馭自妙今而後無論事體關係何如將言出而下莫之違行出而

下莫之阻矣不知人可以理服難以威刦可以誠動
難以術愚倘　皇上過用其心至此豈社稷蒼生之
福哉夫人君受命於天與人臣受命於君其理一也
今言官本無大罪　皇上一旦震怒坐以失職降則
降逐則逐無一敢抗命者似此大失人心便是上拂
天意萬一上天震怒以　皇上之不郊不禘不朝不
講不惜才不賤貨而失人君之職而赫然降以異常
災異不但如近日北旱南澇之消條加以異常禍變
不但如近年西虜東倭之擾攘其所以示警我　皇

上而使之震悚不自寧者亦猶我　皇上今日之示警諸臣也　皇上自度能抗天命否乎　臣不能抗君君不能抗天此理甚明　皇上獨不知自爲社稷計乎伏乞聖明詳思審處將降逐南北科道諸臣俯從閣部疏請通令還職分別罰治或降俸級管事令其攄忠以補一切衮闕庶幾君德不損清議不淆大臣各安其職而奸邪歛跡釁孽銷萌社稷綿綿永承天休矣

叢議已決忠直當言乞寬容以光言路疏

李雲鵠 南京四川道御史 萬曆三十四年八月

臣惟國家之治亂係言官之通塞此自古英君誼辟未始不雅重之凡所以作其敢言之氣而寬其狂直之罰者靡不周至豈區區爲一言官哉其爲國家慮至深遠也臣邇因毋病驚懼成疾前巳具疏陳情正在杜門候旨忽接邸報見首輔沈一貫 皇上准給假去矣南科臣陳嘉訓之論劾一貫者伏蒙旨降三級調外任矣臣伏覩莊誦綸音其放首輔也臣竊頌

皇上日月之明其處嘉訓也臣竊凛　皇上雷霆之威復何敢喙惟是此一舉也所關於國家者甚大臣又安敢無說而處於此頃自言貫請告以來久留不決道路喧傳煩言嘖嘖以啓一時臺省諸臣露章糾劾誠有不約而同者蓋嘉訓祗知抒其忠而盡其職不知　皇上之於輔臣尚欲存其體而畧其私此嘉訓之戇直致於上干天威耳乃其心則無他也矧皇上以南科處嘉訓非欲其言乎今言矣若既以諫行蒙恩叙復以諫行蒙罰無論不測恩威嘉訓莫知

所措恐後來諸臣將無所據以效忠也固知俯從寬政實所以爲言路計矣況正直之氣作之難而阻之易常人之情附之易而抗之難自非眞心爲國付功名利害於度外者不能自非人主加意容直豈能得之願指氣使之輩故嘉訓令日之直實 皇上培植之而尤願 皇上寬假之以爲臺省諸臣倡也不然言官以言去官以閣臣去官結兩年未了之局清政本次淆之地嘉訓即去亦榮第恐言官以嘉訓爲戒則噤口卷舌之風滋明目張膽之氣少倘有大奸巨

惡足爲國蠹者誰肯爲 皇上極言之故處一嘉訓

曾何補於首輔而寬去嘉訓實有利於國家 臣 願

皇上熟計之矣且邇來臺省落落南省僅兩人耳今

又去其一 一切省務得無叢脞乎是謂衙門計嘉訓

之留亦有不容已者且一貫居恒自誓原不欲傷言

者一毫豈以去國之日遂易其始願耶則少寬嘉訓

亦所以爲一貫計也然 臣 因是而尤有懇焉言路閣

臣並重也 臣 於言路既望 皇上亟於留賢 臣 於閣

臣尤望 皇上亟於論相今閣臣去而論相此其時

矣詩云秉心宣猷愼考其相蓋愼之也今海宇多事
救時之相最急則東閣之選必素負東山之望者而
後可倘一不愼推及匪人將後日議論復生又煩
聖主處分非訏之得也更望明勑在廷諸臣務舉清
公直亮之臣以贊襄密勿無得阿私所好致累聖明
是謹始慮終之道故敢因觸事而併陳之伏乞 皇
上念言官之當惜直言之難得寬宥言官准復原職
或加罰俸少示裁抑則嘉訓將益勵感恩圖報之忠
而 皇上更增王聖臣直之美豈非熙朝一盛事哉

無任懇切祝望之至

懇乞聖明有直言納忠讜以作士氣疏

宋燾 巡按直隸監察御史 萬曆三十六年九月

臣巡歷一周臥病數月九月十四日病勢危篤封印封批輿疾境上圖掛冠長往業已渡江偶接報帖改差淮揚 臣扶掖強起望闕叩頭流血乃知夙昔稟擬嚴旨雖足以威箝衆口攝束人心 皇上天覆地載之恩兼容獨照實無成心也 臣遂移任江浦且力疾查造復命冊揭續於十八日接邸報江西參政姜士昌一疏爲國是人才關係世道欲别賢奸以開治平

奉　聖旨姜士昌這廝出位逞臆沽譽要名妄言朝政排詆大臣便着該部院參看來說臣跪讀甫竟不勝驚懼臣思言官以進諫為職遇事敢言此非難事惟身不列言責之司而慷慨建議明天下萬世之是非自非忠貞天植實心為社稷者孰敢不避危險披肝瀝膽於君父之前也　皇上付公議於部院正愛惜人才之盛意部院諸臣必有仰體　皇上至仁明士昌之忠恕士昌之愚以彰　聖天子霽威受言之度真大聖盛事也況舊輔臣邪正之分不特士昌一

人知之天下人皆知之不特士昌一人能言之天下人皆能言之沆一貫招權納賄植黨悞國未去之時諸臣言之以詳而過則歸君至今追論之未已者蓋因留錢夢皐之事未明故也夢皐考察明係輔臣具揭保留既被人言自當俛首認罪謂一時不明有壞皇上京察之大典雖事已錯悞必有諒其心者而乃悻悻然自昧血氣橫誣主上自　皇上每有格外之舉動　臣等先受無端之疑一切佯推乾淨若不知然者則盡世瞞天欺君罔上之罪不可赦矣誠令其自

思有端無端格內格外誰實尸之乃轉換支吾歸過於君父乎此皆其往日之罪惡既已去矣人言已息而追論之未已者又有故也自古權臣能蔽賢於在位之時不能蔽賢於既去之後獨一貫之去雖去而實未去其精神脉脉相通心心相印其所欲得而培植者根蒂愈固其所欲得而禁錮者閉抑愈堅遺計通神凡舊日相與觸忤之人一槩俱不起用而素相依附者舉足皆適意之鄉如禮部侍郎李廷機因聶雲翰年例一疏偶刺及一貫之鷹犬廷機迎合其意

將雲翰排斥而去憤鬱以死殺人媚人忍心害理及枚卜之日科道官上言德政交疏保舉投之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天下皆知之而天下不敢言者非畏廷機也畏其心腹牙爪之威布滿通衢前輩提携之勢牢籠宇宙一呼百諾天下響應飛鷹走狗代爲搏擊心附勢萬流朝宗恫喝恐嚇山搖嶽震誰敢與之爲抗衡也今天下正直之難容久矣封疆名臣有九年積勞而不得一遷衡門大賢有舉世仰慕而不獲一用建言諸臣直欲錮之於終身即史館之英秉道

不阿者疎之遠之直令占定南方之缺甚且乘人之未至而先為剪其所忌一言不合輙來無限之毒噬矣正直之氣培之猶恐其不振若夫抑摧禁制一鳴輙斥倘有大奸大惡伐異黨同竊弄威福誰敢復起而發其奸哉自古及今權臣得肆莫不仰藉主威倚憑部院以獨行其意陰致毒害而已若無與焉蓋老泰之筆難掩中外之耳目履霜堅氷漸不可長卒之削籍辱名喪身遺臭自悔已晚臣恐執政之臣即自為計亦不可不慎於擇術也臣奉聞疏入之後觸

犯當路自分當死數月以來 皇上不以臣愚不肖而俯准改差之請臣 豈敢惜死畏禍不以報 陛下高厚之恩謹冒死陳言伏乞 聖明洞察垂念國是人才關係世道錄遺佚別賢奸恕士昌之戇用士昌之言昭忠讜之風作敢言之氣令是非大明弓旌載道以彰太平之盛舉眞社稷之福天地之量也臣愚不避斧鉞觸當道之豺狼願與先臣楊繼盛同遊於地下雖碎首粉身亦當瞑目矣臣 不勝激切悚息待命之至

言官盡言職掌攸繫懇乞聖明矜宥直臣以重
言路疏

金士衡 南京工科給事中 萬曆三十五年十一月

近接邸報見御史宋燾救姜士昌一疏欽奉明旨將宋燾降級調外并姜士昌重加降謫莊誦嚴綸不勝恐懼臣竊惟國家張官置吏各有所司而臺省之職在進言故明目張膽發奸摘伏內不見巳外不見人則盡職而爲忠臣緘口卷舌養交植黨恐於負國不恐於負友則溺職而爲邪臣盡職者宜褒溺職者宜

斥不然而軒輊倒置何以昭示勸懲而風厲天下燾感時觸事抗疏披陳即其辭不無過激乎然而志切効忠不避危險主聖臣直盛美益彰有臣如此謂宜優容奬與以作敢言之氣可也柰何白簡方陳譴謫隨之語曰虎豹在山藜藿不採故從有汲黯而淮南寢謀蓋臣誼士所關係人國甚重安可忽焉且夫人臣爲身謀者必不肯舍其身爲官謀者必不肯輕其官惟不爲身謀不爲官謀而悃悃款款自靖自獻乃稱難爾方燾之慷慨建議也盟於幽獨而矢於天日

其心惟知有朝廷知有臣節知有一點赤誠可以稱
塞報効即死生利害咸置度外世安有輕死生忘利
害而肯爲人賄囑黨救焉者此理所必無義不取出
而聖明所當俯鑒者也有如忠而見疑一鳴輒斥人
且鑒於覆轍甘效寒蟬異日者即有大奸巨慝亦且
逡巡畏縮而莫敢糾發是豈國家之福哉曩者士昌
有言既以出位罪之壽固言官也乃亦以言被譴是
無言責者既不當言有言責者又不得言然則明諍
顯諫將屬之誰耶且　皇上之處壽也得非謂其語

侵宰執姑抑之以全大臣之體乎顧所謂大臣者務休容不務較計倘以言言異己而令耳目之臣遽蒙貶謫竊意輔臣之心必不安　皇上欲安輔臣莫若宥燾以存公論於天下後世可矣嗟嗟中才易勁節難自　祖宗培養　皇上涵育以來至深極厚乃得謇謇諤諤之士犯顏敢諫以報明主世道所藉迴瀾砥柱者非渺一旦屑越而輕棄之豈不可惜況沉淪者未復鯁直者先摧人才幾何能經此折磨可爲痛哭流涕也已　皇上自爲社稷計亦安可不深思而

預討耶伏祈 聖明留神省察釆納芻蕘霽雷霆之
威擴天地之度將宋燾復還原職或量行罰俸以示
創懲姜士昌併從寬貸免其重降不特二臣感激圖
報益矢初心即大小臣工靡不踴躍歡欣爭思奮勵
以仰答高厚之恩矣臣不勝悚慄待命之至